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十七十八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禮記注疏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

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

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注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

及也簡差擇也音義

防本又作坊音同恤辛律反逮音代又大計反肖音笑紂勅律反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注帥循也不循教謂教狠不孝

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音義

帥音率循音巡教本

又作傲同五報反狠胡矧反弟大計反本又作悌

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

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注將習禮

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

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

養老音義

朝直遙反庠音祥與音預蜡仕詐反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

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注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

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音義

覬音冀復扶又反下又復復移

復與同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

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音義

爲于偽反下爲親爲爲其大亦爲皆

同不變移之遂如初禮注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

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注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命鄉論秀

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注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

考有德行道藝者音義

選宣戀反下皆同行下孟反

司徒論選士之

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注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

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注不征

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音義

給音急徭本又作繇

音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

虞書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

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

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音義

樂音岳長丁丈反下同夔求龜反命女音汝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注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注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音義

夏戶嫁反注及下注夏官同

王太子王子羣后

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注皆以

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音義

適丁歷反

下注同造才早反徐七到反

凡入學以齒注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

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注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

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

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音義

胥息餘反又息呂反下同

王命三公九

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注亦謂使習禮以

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

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注去食樂重棄人音義

去丘

呂反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注棘當焚

焚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音

義屏必郢反棘依注音熨又作熨蒲北反偏也偏彼力反大音太舊他佐反大樂正論造士

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移名於司馬

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黜惡教學升進之事各隨文解之脩六禮以節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

五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而節其性也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教即父

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

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齊八政以防淫者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

爲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

不云民淫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惠逮及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崇德簡不肖絀惡總之於此從命鄉簡不帥教者至終身不齒論絀惡之事謂鄉人入學不帥師教屏退絀除也自命鄉論至曰造士論崇德之事謂鄉人入學德業有成升名進於司徒又鄉人所學須有經術自樂正宗四術至詩書明所習業之事非惟鄉人所教如此王子公卿之子亦當須教其不肖者亦當退之自王太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屏退之事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卽爲造士於是大樂正之官總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故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

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是總包鄉人及王子及公卿之子
學業成者耆老皆朝于庠者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
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
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內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
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
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
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
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
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惟鄉內之人曰進士者
此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
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
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爲造士
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
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士屬焉其
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

文不具耳注正義曰帥循也爾雅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周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總言耆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習鄉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云鄉謂飲酒也者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此鄉既有上齒之文故知謂鄉飲酒也云鄉禮春秋射者案州長職云春秋而射于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得爲射也云鄉禮春秋射

者解習射之處也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二月
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飲酒而養老案黨正云國索鬼
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知此經
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
此云上齒案黨正職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
三命而不齒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侍故解此鄉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
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
爲之亦謂之飲酒中年考校者案學記一年視離經辨
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
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
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教狠之人爲之習射習鄉
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
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云不變移
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
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

年之時故注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
云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注不云間年者以
九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云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禮
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郊鄉界之外者此
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及
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
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
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遠郊之外曰遂者案司馬法
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爲野
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
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
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
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
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與
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
各立學總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

事則在遂學與鄉同遠方者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蓋隨罪之輕重而爲遠近之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內地故下注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錄也者案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故云齒猶錄也移名於司徒也者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人有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才藝此惟升名司徒未即貢舉入官也案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以鄉飲酒之禮興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

者爲殷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可使習禮者案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選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不征者征謂力役故云不給繇役此繇役者俱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也上文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者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次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免其繇役定本云升之學無大字升諸司徒則不征於鄉升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皆免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士云能習禮則爲成士者以二十習禮禮以立身故爲成士然習禮必年二十案書傳適子二十入大學餘子十八入大學然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

己能習禮爲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則亦早能習之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者案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引虞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者證以樂官教胄子之義孔注尚書云胄長也謂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云高尚其術以作教也者謂樂正之官當先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引尚書傳曰以下書傳略說文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官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則詩書禮樂之等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謂之術春夏陽也者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得爲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爲安靜舞爲鼓動舞爲陽聲爲陰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于

戈秋冬學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者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者若不互言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言其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今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兼以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爲偏主耳皆以四術成之者解經皆造焉謂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術造焉云王子王之庶子也者以經云王太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云羣后公及諸侯者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之中是三公及諸侯也皆以長幼受學者長幼受學雖王太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此所簡者謂王太子以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所簡兼有鄉人故

明之也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案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文鄉人中年考校恐此亦中年故明之也知九年者以下即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止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也者郊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爲周之大學也故鄭注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爲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八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習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

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
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
其學習之至二十八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
術故此注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
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樊之言偏者案
漢書云西南有樊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偏者以與寄文
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樊亦非西方夷名
故以爲偏迫於夷狄也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者案
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二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
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
地既然則古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
故鄭此注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

司馬辨論官材注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音義

其論如字

舊力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注各署其所
困反

長論定然後官之注使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注命之

音義

任而今反下注同

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

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

士以車甲注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音

義

衣於既反卒子忽反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注謂

擐衣出其臂脰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音義

技其綺反本或

作伎後同羸本又作羸力果反肱古弘反擐舊音患今

讀宜音宣依字作擐字林云擐擐臂也先全反脰胡定

反見賢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注言

技謂此七者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注欲專

其事亦爲不德出鄉不與士齒注賤也於其鄉中則齒

親親也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注亦賤疏

正義曰此一節主論

司馬之官用其人及發兵論射御及居官黜退之事司馬辨論官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論進士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任官然後爵之者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

祿有發者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凡執技至士齒者執技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祝史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其賤故出鄉不與士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者言此既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擲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注正義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致死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士以車甲故知發謂軍師發卒也言技謂此七者謂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前經已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史醫卜並列見其色目欲專其事亦爲不德者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

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爲技藝
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注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

也音義

辟婢亦反注同

必三刺注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

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音義

刺七智反殺也斷丁亂反

下制斷斷計同中如字又丁仲反

有旨無簡不聽注簡誠也有其意無

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注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

輕赦從重注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制五刑必即天論

注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

道不即人心即或爲則論或爲倫音義

論音倫理也注同

郵罰

麗於事注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

可假他以喜怒音義

郵音尤俗作郵麗郎計反當丁郎反假古雅反

凡聽五刑

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意

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注意思念也淺深

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音義

量徐音亮後皆同別彼列反

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以盡之注盡其情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

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

比音義

汜本又作汎乎劒反
比必利反注同例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

正聽之注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

丞秦所置音義

平彼命反

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

之棘木之下注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

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

位焉音義

棘紀力反要之於妙反謂要
最舊一遙反槐回懷二音

大司寇以獄之

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注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

正其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注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音義又義作宥忘音

妄凡作刑罰輕無赦注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音義

爲于僞反易以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

君子盡心焉注變更也音義刑例音析言破律亂名改作

執左道以亂政殺注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

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音義

析思歷反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巧起教反又如字蓋音古

作淫聲異服奇技

奇器以疑衆殺注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鵠冠瓊

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寔音義

鵠伊必反徐音述弁皮戀

反般百間反

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

衆殺注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音義

行下孟反華戶瓜反又如字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注今時持喪葬築蓋嫁

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音義

日入一反

此四誅者不以

聽注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注亦爲人將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

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

於市注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音義璋

反羊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

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

粥於市注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

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音義中丁仲反下皆同幅方服

反耒耜上力對反下音似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注不示

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

市注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注伐之非時

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音義

夏戶嫁反
下春夏同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注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

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音義

蜃常忍反
雉化爲之

關執禁以譏

禁異服識異言注闕竟上門譏苛察音義

竟音境苛音
何又呼河反

本亦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明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
作呵事各隨文解之從此至赦從重論司寇正刑明

辟之法正刑明辟者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
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正刑

明辟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
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
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附從輕者附
謂施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
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
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爲而入重罪今放赦之時從
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眚災肆赦是
也凡制至於事此一條論造制五刑須合天意輕重施
於刑罰必附本情必即天論者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
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
以生有時以殺言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
殺得中論或爲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
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郵罰嚴於事者郵
過也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嚴附也言斷其罪過
及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
別事而爲喜怒也必原父子之親者原本也權平也凡

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思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者謂謹慎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別之謂分別善惡使不相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者謂聽獄之人盡悉已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疑獄汜與衆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衆庶共論決之也衆疑赦之者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小大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成獄辭者謂獄吏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吏也正獄之正也吏以成辭告於正也正聽之者正得吏告

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列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大司寇得正之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以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命三公參聽之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共參準聽之也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者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王三又者三三事也又當爲宥宥寬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也凡作刑罰輕無赦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也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也刑者例也者此說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例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刑是例體之例訓此刑罰之刑以爲例體之例言刑罰之刑加人例體又云例者成也言例體之例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

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焉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行偽而堅者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偽而辯者謂言談偽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衆如此者殺案史記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假於鬼神者安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謂假託鬼神假託時日假託卜筮以疑於衆鬼神時日卜筮共有假文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注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尺八寸爲尺鄭注四當爲三則帛廣二尺四寸注云弓矢耒耜飲食器者既夕禮文既夕敦杆之屬即飲食器也闕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者司闕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故云執禁以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爲異言之人防

姦僞察非違注正義曰案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爲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有其意者旨意也簡誠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實者則不論之以爲罪也雖是罪可重猶赦之者此赦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入輕所以再見其文者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赦從重所以異也制斷也者經云制五刑必論古人造制五刑下云必即天論及郵罰嚴於事皆論斷罪之法故以制爲斷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爲斷也引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者證經即爲即就之義案宣元年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

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言論或爲倫者諸本或有作倫者故云或爲倫也正於周鄉師之屬者案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別爲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奏即是囚之狀辯爲要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案朝士職掌外朝之法云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故知聽於外朝也云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其職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

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鄭康
成以爲此外朝位在臯門內庫門之外王使三公者經
直云王命三公參聽之得知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
之者以參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參而聽之上既有
正與司寇故知司寇及正在焉云周禮王欲免之乃命
三公會其期者案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
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
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此遂
士職文也獨舉遂士公會其期者以經云王命三公故
舉遂士言之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之
獄王命六卿會之六卿以獄告于王也一宥曰不識以
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識審也不審若仇讎當報
甲見乙誤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斫伐而
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以三事宥之若不當三事故

造罪者然後制刑左道者盧云左道謂邪道地當尊右
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
正道爲左若巫蠱及俗禁者案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
人於太子宮是也初江充曾犯太子見上年老欲立太
子太子立必誅充充遂謀太子爲桐人六枚埋在太子
宮中乃讒太子於帝曰臣觀太子宮有巫氣王遂令江
充檢之果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針刺之太子以自無此
事意不服遂殺充武帝故怒遂遣丞相劉屈氂將兵伐
太子太子急竄於湖縣民家而藏後事發太子遂自殺
而死於其處湖闕老人訟太子無罪帝乃悔之因立園
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
皿蟲爲蠱是蟲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俗禁者若
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
往亡入辟歸忌是也淫聲鄭衛之屬者以鄭衛多淫風
故鄭衛爲淫聲云之屬者則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故樂記云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也云

異服若聚鷸冠瓊弁者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瓊弁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服虔注云謂馬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寔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寔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總謂般也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習僞習非是虛華辯博而澤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今時持喪者謂今時之人持執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安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牆蓋謂舍宇尊物非民所宜有者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凡以其不可用也者此經之物若其合法度則得粥之其不合法度者則不得粥也錦文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此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飪云禁屬遊飲食于市者是也前經

圭璧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注云非民所宜有謂全不合有以其名位卑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于市不示民以奢也前文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璋案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璋皇氏之義非也周禮仲冬斬陽木者此周禮山虞文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

忌日若子卯音義

惡烏路反注同策書測入反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

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注正義曰下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爲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

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禮籍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已具下檀弓疏此惡亦謂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注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天子齊戒受諫注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

音義

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皆同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注司會

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音義

會古外反注同

冢宰齊戒受質注質王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

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注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

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注百官此三官之

屬百官齊戒受質注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注饗養

之音義

勞力報反

成歲事注斷計要也制國用疏

正義曰此下至制國

用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
用之事也齋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
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
先齋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者司

會總王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冢宰齊戒受質者冢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注正義曰知齊戒受諫

是歲終者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連接故知是歲終也
以其歲終受質故知諫王當所改爲謂改其舊事更爲
新事故用歲終襄十四年左傳師曠云正月孟春於是
乎有之諫失常也彼諫王過惡故用正月與此別也司
會冢宰之屬者案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
冢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案周禮注歲計曰會月計曰
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此則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
謂一歲簿書總要成就大樂正者案上文司會直云冢
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
司會於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
司樂此市亦於周爲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
云從從於司會也者以文承上司會質於天子故知從
質者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
之質以其事少文不見耳百官此三官之屬者司徒司
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案曲
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案曲禮

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
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注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

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音義

食音嗣注及下注并下文食之並同養如

字徐以尚反下同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

諸侯注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

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各依文解
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

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屣升堂崔氏云燕者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饗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

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爲飫也其禮亦有飫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飲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穀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脩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國語云戎翟貪

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此謂我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時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爲度食禮者有飯有穀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案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爲燕者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然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詩湛湛天子燕諸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

之則止其此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則當用正饗正
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
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
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五十養於
鄉者此謂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
故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者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
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養於學者七十大衰養
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達於諸侯者言此養老之事非惟
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盧王等以爲養於鄉云不爲
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
故鄭注云國中小學也注正義曰兼用之備陰陽者以
燕之與饗是飲酒之禮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
陰而無陽周兼用之故云備陰陽也云凡飲養陽氣凡
食養陰氣者郊特牲文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
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案
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

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
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
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
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
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
熊氏以爲春秋各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
猶爲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
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
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國中國中小學者養於
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
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國
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
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
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
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

無正據可馮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注命謂

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音義

瞽音古

五十異粳六十

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

遊可也注粳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上觀音義

粳陟良反離力

智反觀古亂反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

紼衾冒死而后制注絞紼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音

義

紼戶交反紼其鳩反冒亡報反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

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注煖溫音義

煖乃管反下同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注尊養

之音義

從才用反又如字

七十不俟朝注大夫士之老者揖君

則退八十月告存注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注秩常也

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

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注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

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

不孤音義

與音預下及注同

五十而爵注賢者命爲大夫六十

不親學注不能備弟子禮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注致

政還君事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老人力衰與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

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拜於地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自五十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食養之法隨年爲品也五十異粢者粢糧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七十貳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

膳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六十歲制者明老而預爲送終之具也年既衰老故逆辦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禭不待六十也其禭則死後爲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也轉老彌切也九十日脩者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爲近於終故也惟絞衾冒死而後制者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七十不俟朝者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日有秩者以至年老方極秩常也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

云日有秩注正義曰揖君則退者案儀禮大射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彼鄭注云變通言揖使近北者通揖君則退謂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注云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之終也每月致膳者經直云月告存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必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膳也力稍衰也者以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舍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惟據庶人之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爲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案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案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

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是許以周禮爲非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如鄭此言力政田役爲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又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徒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云是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爲宗

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案喪服云宗子孤爲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賢者命爲大夫者經直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爲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爲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幼爲大夫爲兄之長殤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

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

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

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

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

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綌音義

糾居

悠反徐居酉反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

綌音求又音蚪

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

祭玄衣而養老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

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宗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音義

望音皇本又作皇昇況甫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纁許云反牟莫侯反追丁雷反

凡

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

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音義

復除上音福下如字又直慮反

八十者一

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

不從政注廢廢於人事音義

養如字又尚反

父母之喪三年

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

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注自從也音義

基期音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各依文解之特徙於諸侯者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

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惟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者謂諸侯之民

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

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注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于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饗云邦饗者老掌其割亨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質貴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爲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

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
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
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
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
爲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
西郊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
猶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
廱在郊皇冕屬也者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案周
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
云畫羽飾之案上注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
此云夏殷未聞者以卑陶謨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
故云虞夏之制其實惟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
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服而養老
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服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
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
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以爲養老首還服皇冠崔

氏云以爲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尚白用緇衣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云殷尚白而緇衣裳者緇白色生絹亦名爲素此緇衣謂白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脩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年追章甫委貌也者案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年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緇若當時

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故康子僭效之宗既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案詩類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尚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歛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推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

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

者也皆有常餽注餽廩也音義

少詩照反下注少者同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

廩立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

品反

夫謂之矜寡者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

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

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

不黃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

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疆

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悵不能寐目恒鰥鰥

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保也保然單獨

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

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瘠鰥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注斷謂支節

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音義

瘖於金反啞也聾力東反跛波我反躄必亦反

兩足不能行也侏音朱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躄謂足不

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持與常餽既有疾病不可

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案晉語云

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權錡注云使擊鍾蘧蒢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注云扶持也廬戟

柄也矇瞍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僂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

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蘧蒢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僂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

也異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注道中三途遠別

也音義

別彼列反下文并注同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

相踰注廣敬也謂於塗中音義

行如字一音戶剛反

輕任并重任

分斑白者不提挈注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音義

并必

性反本又作併提音啼

疏

正義曰父齒老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

契本又作挈苦結反

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注徒猶空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注造爲也疏

正義曰皇

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注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爲

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

田九十億畝注億今十萬音義億於力反方千里者爲方百

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注萬億今萬萬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開

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小各依文解之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案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

長闊一里注正義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箇十里之方爲田九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萬億今萬萬也者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

云萬億但古事難悉
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注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
千里而近注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注荊州
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注徐州域自東河至於
西河千里而近注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
遙注雍州域音義雍於用反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
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
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注九州之大計音義斷音短方

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

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注以一大國爲率其餘

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音義

去羌呂反率音律又音類

疏

正義曰此正義曰此一節論四

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自恒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爲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遙近皆放此也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周尺之數未詳聞

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

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

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

十五里疏

正義曰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寸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

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

十一步者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注正義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小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

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爲百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

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
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
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
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

歸之閒田音義

閒田音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

建國之法九州別方千里

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
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大國三
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
故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
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
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

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間田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

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

九十六疏

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

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剝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

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之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爲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

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
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
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
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
用湯沐用潘音義

祿食音嗣又如字下皆同爲朝于僞反清如字徐才性反潘芳袁反米汁

也諸侯世子世國注象賢也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

功注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

祿辟賢也音義

辟音避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注列國及縣內之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疏曰此

正義

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今各隨文解之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君謂大國之君也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者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故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大國三

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賜爵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行其秩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者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

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注正義曰浴用湯沐用潘者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湯沐之邑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駁當從許說云爲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

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
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
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
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總言大夫
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
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總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注鄉飲酒鄉射音義

冠古亂反

七教

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

爲異別度量數制注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

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

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音義

長丁丈反斛洪谷反
幅芳服反狹戶甲反

禮記注疏卷十三

禮記注疏卷十三考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

八入大學○

臣召南

按入小學大學之年爲說不一

鄭此注據伏生大傳也白虎通則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取白虎通說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陳選曰教者雖分四時學者則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也

注疏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云云○

臣召南

按此

疏甚是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眚注曰興眚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然則縣正鄙師皆必有學同於州長黨正可知矣郵罰嚴於事注郵過也○顧炎武曰郵卽尤字古通用詩賓之初筵曰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國語曰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漢書中以郵爲尤甚多

史以獄成告於正注正于周鄉師之屬疏案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臣召南按鄭注賴疏始明據疏

則鄉師之屬鄉師二字當分讀猶云鄉士之屬士師之屬也地官鄉師職雖有掌其刑令糾禁聽其獄訟之文孔知鄭必非誤引者以下節注周禮鄉師之屬云云直引秋官鄉士及遂士縣士朝士職文也

執左道以亂政殺注若巫蠱及俗禁疏王遂令江充檢之○王字係帝字之訛又故思子望子歸來句當作築思子宫刊本相沿誤脫築字宮字耳

天子齊戒受諫○

臣召南

按此句依注疏爲司會節引

首與下冢宰齊戒受質三官齊戒受質百官齊戒受質正是一例但經文明云受諫下文會計歲用非諫也宋儒以此句上屬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之下於義爲近

九十日有秩注有常膳○

臣召南

按周禮酒正凡有秩

酒者以書契授之注引此文賈疏曰謂日月有秩膳即此經秩酒是也但秩酒祇秩膳中一事耳

五十不從力政注疏其野王城之外力徒又少○徒當

作役

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疏○陳澍曰按方
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
畝如疏義亦承誤釋之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臣召南

按此下自爲一節舊

本誤接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之下而以上節疏附
篇末今移正

禮記注疏卷十三考證

謹案第五頁後六行疏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刊
本監本毛本鄉訛射據宋本改

第八頁後五行疏但逐其陰陽以為偏主耳諸本
逐訛遂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後六行疏幅廣四咫八寸為咫諸本咫
並訛尺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疏閔子性孝諸本孝訛善據宋
本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疏若間惟薄忘有在焉刊本忘訛志據毛本改

第二十頁後六行疏字刊本訛作注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八行疏詩韓氏刊本詩訛說據宋本改

第二十八頁後六行有虞氏皇而祭古本皇作翌第三十頁前五行疏耆老掌其割亨刊本割訛制據周禮改

後八行疏其冠未聞諸本其冠訛質衣據宋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五行疏廬戟柄也刊本戟訛戰據
毛本改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斑白者不提挈古本挈作契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疏東西亦長二十五步刊本
二訛一據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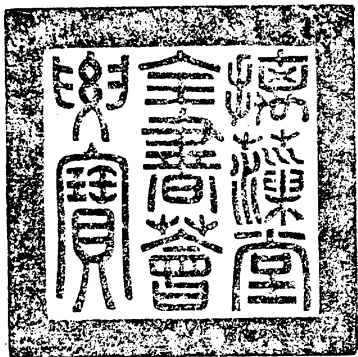
後五行四里剩一里刊本四里訛四百據毛本改
第三十八頁後二行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刊

本一訛二據毛本改

第三十九頁後五行疏前云君十卿祿刊本十訛
士今改

第四十頁前四行疏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刊
本國訛士今改





覆校官編修 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 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 臣王元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五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七十九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四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月令

孟春三月之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注孟長也日月之

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
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
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

候以授民事音義

參所林反中如字徐竹仲反後放此長丁丈反諏足俱反又足候反本又

作姬同訾子斯

正義曰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

反爲人于僞反

也呂不韋在於秦世秦以十月爲歲

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用之也周

禮雖以建子爲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日在營室

者案三統厯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昏參

度元嘉厯立春日在危三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昏參

中者案三統厯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

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厯立春昏昴九度

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者月令昏明中星

皆大畧而言不與厯正同但有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

載之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厯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

初度昏得中也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

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

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

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律法
但舉大畧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注正義曰禮緯爲庶
長稱孟故云孟長也若於人言之庶爲孟若於物言之
直爲長也不取庶長之義先儒以孟春亦爲之庶長案
尚書康誥云孟侯書傳天子之子十八稱孟侯並皆稱
孟豈亦庶長乎先儒以孟春稱庶長者非也云日月之
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
疾一月行天一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而更
行二十九度半餘逐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
爲辰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
在玄枵正月辰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
四月辰在實沉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
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
此是一歲十二會也云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
焉者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爲十二分以爲大
畧之數焉所以爲大畧之數者以二十九日過半月及

於日日不可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又兩月各有強半
之日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月二十九
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餘分一年十二月六六小總
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
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王總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爲十二會之大數一會即一辰也是一辰有三
十度十二辰總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
度別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
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十分十二辰分之各得四
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
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
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之爲
大數也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者
娵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雨水
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營室號娵訾但星次西流日行
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初月半之

時則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凡十二月日
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其大畧不細與歷數
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斗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
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
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
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
二月建丑也其十二辰之名案律歷志云葦萌於子則
子葦也又云紐牙於丑則丑紐也又云引達於寅則寅
引也又云冒莠於卯則卯冒也又云振美於辰則辰振
也又云己盛於巳則巳己也又云罟布於午則午罟也
又云昧曖於未則未昧也又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又
云留孰於酉則酉留也又云畢入於戌則戌畢也又云
該闕於亥則亥該也律歷志又云北伏也陽氣伏於下
於時爲冬冬終也萬物終藏南任也陽氣任養萬物於
時爲夏夏假也假大也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於時爲
秋秋者擎也物擎斂也東者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

春蠡也物蠡生也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授民事者案書緯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是觀時候授民事也

其日甲乙注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

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

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音義軋乙八反疏正義

曰其當孟春仲春季春之時日之生養之功謂爲甲乙注正義曰乙軋聲相近故云乙之言軋也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黃道春時星辰西遊黃道近西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

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爲之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故云月爲之佐知月亦從青道者以緯云月行九道九道者並與日同而青道二黃道東赤道二黃道南白道二黃道西黑道二黃道北并黃道而爲九道也並與日同也云萬物皆解乎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者以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而生因其抽軋以爲日功之名也乎甲在前抽軋在後則應孟春甲季春爲乙今二春總云甲乙者乎甲抽軋相去不遠早生者即孟春乎甲而抽軋也晚生者即季春乎甲而抽軋也律厯志云出甲於甲則甲是乎甲也又云奮軋於乙則乙軋也又云明炳於丙則丙炳也又云大盛於丁則丁盛也又云豐楙於戊則戊楙也又云理紀於巳則巳理也理謂正紀綱也又云斂更於庚則庚更也謂物改更也又云悉新於辛則辛新也又云懷任於壬則壬任也又云陳揆於癸則癸揆也謂物之陳列可揆度也云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者月

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今獨以甲乙爲日名不以乙爲月名故云君統臣功君謂日也日統領月之功猶若君統領臣之功以爲己功俗本云君統臣功定本云君統功無臣字義俱通也

其帝大皞其神

句芒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

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音義

皞大

上音太後文及注大簇大史大寢大室大微大廟大祝大尉大宰皆同皞亦作昊胡老反大皞宓戲也句芒古侯反下音亡句芒木正也少皞之子曰重爲之宓戲音密又音服戲又作虧亦作犧又作義同許宜反重直龍反疏正義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

略竟從此以下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

節候也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

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列物有形可見
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鍾律
音聲可以彰羣品以著五行爲用於人故陳酸醴之屬
也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者聖人記事之次
也東風以下者効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
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
所明欽若昊天然後奉天時也其帝大皞者謂自古以
來木德之君其帝大皞也謂之皞者案異義古尚書說
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皞廣大之意以伏羲德能同
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
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其神句芒
者謂自古以來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
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
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
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大皞句芒故言也此之言據死後
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

則大皞亦神也大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相通
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懸遠非是一時大皞木王句
芒有生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注正義曰蒼是東方之
色故下云駕蒼龍服蒼玉此是蒼精之君也則東方當
木行之君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大皞立功謂句芒
也云大皞宓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大皞德能執
伏犧牲謂之伏犧即宓戲也律歷志云大皞作罔罟以
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又帝王世紀云取犧
牲以供庖厨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或作密戲氏者密
字誤也當山下著必是古之伏字案帝王世紀云大皞
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
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
德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
之明是以稱大皞一號黃熊氏云少皞氏之子曰重爲
木官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
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

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
是重爲句芒若然案楚語云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
司地所以又爲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爲木正兼爲南
正司天犁爲火正兼爲北正司地故韋昭注國語云火
當爲北重既顓頊時爲南正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犁
依帝繫顓頊高辛各有一人爲帝則重既事顓頊又事
高辛鄭則依命歷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
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者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
重猶若羿爲堯時射官至夏后相之時猶有羿也自古
以來紀君臣之號案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來不能
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注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
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
其地百官之號以其事則伏羲神農黃帝少皞皆以德
爲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爲號也雖以地爲號兼
有德號則帝嚳顓頊其蟲鱗注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
項堯舜是其德號

屬其音角注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

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

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

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疏

正義曰其春時之音爲當於角取象

木之聲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
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角注
正義曰恐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但角是扣木之聲
但作樂器之體象此扣木之聲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
角數六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
律歷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律九寸爲宮於管則九
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歷志又云或損或益以
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

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相生之數也律歷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聚藏宇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者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商濁於徵羽故角聲屬木所以清濁中凡數多者濁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爲濁卑者爲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案樂記及律歷志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鐘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上水又清輕羽既稟其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溫積土中黃鐘含藏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

爲義不相須也引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證明角主於人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爲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爲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爲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爲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爲物也物爲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物是人營作故卑於人也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者案國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諫云大不踰宮細不踰羽踰即過也

律中大簇注律候氣之

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簇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簇者林鐘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音義

律中竹仲

反後放此凡如此之例十二月文注皆可以類求之
七豆反奏也應應對之應下皆放此長直亮反又如字
後皆放此律
空徐音孔
其數八注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

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

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其味酸其臭羶

注木之味臭也凡酸羶者皆屬焉音義

羶失然反

其祀戶祭

先脾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
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

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尸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
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
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
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音義

脾婢支反藏才浪反後放此直丈吏

反又如字下宿直同後放此與烏報反腎時忍反

疏

正義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三月一

時之事此律中大族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文次相連必在於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族中猶應也謂候氣飛灰應於大族其大族夾鍾六律六呂之等皆是候氣管名言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大族之管又計大族管數倍而更半鑄之

爲鐘名曰大簇之鐘是大簇之鐘元生於大簇之律是律在於前鐘生於後故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則爲六律雌鳴則爲六呂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爲大簇鐘名先有其鐘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簇之鐘其義非也陽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管爲呂律歷志云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云呂拒也言與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案律歷志云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于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在於丑在於十二月大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鐘種也夾助也言陰夾助大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

姑洗洗之言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楹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閏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其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

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鐘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簇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寸七分之二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寸五分五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二寸七分之二寸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爲夫婦又是律取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鐘上生大簇林鐘是初位大簇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被子午己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

六上者謂大呂大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己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鐘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還反歸黃鐘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鐘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鐘爲天統林鐘爲地統大簇爲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注正義曰案司農注周禮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之知者案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本起黃鐘之龠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鐘以此準之故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也云應謂吹灰也者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庖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爲十月二月律則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處

庠出地處高故云內庠外高黃鐘之管埋於子位上頭
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內葭莩爲灰
宜陽金門山竹爲管熊氏云案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
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葦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
中以羅穀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穀矣小動爲氣和大動
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穀爲君嚴猛之應云凡律
空圍九分者以黃鐘爲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
圍皆以九分爲限孟康云林鐘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
大小逐管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故鄭皆爲圍
九分也引周語曰以下者案周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
鳩對以此辭案彼注云大簇正聲商故爲金奏所以助
陽出滯物也五行佐天地生成萬物之次者五行謂金
木水火土謂之五行者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爲天行
氣也謂之水者白虎通云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
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
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

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土居中
總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
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故易繫辭
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也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
六則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是也引易曰以下者易下
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陽爲氣
氣則渾沌爲一無分別之象又爲日日體常明無虧盈
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爲形形則有彼此
之殊又爲月月則有晦朔之別故其數耦也案律歷志
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
九總爲二十五律歷志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
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
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也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
之金次之土爲後者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
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以益五行
生之本案尚書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故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
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也又天地之內水體最微
故水爲始也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
不敢當午火比於水嚴厲著見故次火也三曰木者正
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
次木也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
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
月建辰之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季故五曰土
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以在北方者從盛陰之
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以在南方者從盛陽之
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以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
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以在西方
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
猶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
爲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
八者鄭注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

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井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井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井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井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井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注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此非鄭義今所不取木之味臭也者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書孔傳云焦之氣味火燒物焦

焦則味苦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傳云味甘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傳云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冬云其味鹹其臭朽者孔傳云水鹵所生故味鹹又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者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詰者爾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內之神故云祀之於戶內陽也由位在戶內又秋其祀門注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又云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者以祭戶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脾爲尊也所以立春當脾者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

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如鄭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書之說不同許慎之義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雷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設祭戶祭中雷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

五祀於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
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
周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
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特注云小祭祀王立
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
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
也云祀之禮設主於戶內西者先設席于奧乃更設席
於廟戶西夾北嚮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戶西
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者謂設
主之後以割制之脾與腎爲俎實奠于主北主既北面
奠於主前云又設盛於俎西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
東故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
者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
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
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祭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
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

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與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邊豆及黍稷醴其祭尸之時已於西祭黍稷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於奧及設饌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祭肉在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

鴈來注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

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爲候疏

正義曰此記正月之時候然十二月之時候體例不一而正月七月記時候凡有五句其餘皆四句多少不同者時候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其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記於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是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時候者蠶之將生故記其蠶候也故季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注蠶將生之候是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言蟄蟲始振者謂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云魚上冰者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遊於水上近於水故云魚上冰也注正義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云正月啓蟄者證經中蟄蟲始振始振則啓蟄也云魚陟負水者陟升也謂魚從水下升於水上而負水證經中魚上冰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者以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

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故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鄭以舊歷正月啓蟄即驚也故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在後移驚蟄爲二月節雨水爲正月中凡二十四氣案三統歷正月節立春雨水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今歷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與律歷志並同謂之雨水者言雪散爲雨水也謂之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謂之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謂之清明者謂物生清淨明潔謂之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謂之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謂之小暑大暑者就極熱之中分爲小大月初爲小月半爲大

謂之處暑者謂暑既將退伏而潛處謂之白露者陰氣漸重露濃色白謂之寒露者言露氣寒將欲凝結謂之小雪大雪者以霜雨凝結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謂之小寒大寒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爲大小月初寒爲小月半寒爲大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注周禮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爲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之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人主與羣臣左右從東爾五日以五日一候也案通卦驗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雉雞乳冰解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與月令同雨水者謂節氣早月初雨水也雉雉雞乳於月令在季冬若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猛風即東風之甚也獺祭魚與此同案下季冬鴈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至中國故此云鴻鴈來但來有先

後後者二月始來故通卦驗二月節云候鴈北云今月
令鴻皆爲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
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爲候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

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注皆

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
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
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
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
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

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
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
袞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音義

古个

賀反後放此鸞力官反路本又作輅載音戴後放此旂
巨機反後放此衣青於既反後放此下注衣甲保猶衣
同器本又作罍同冬夏此卷內可以意求之璜疏正義
音黃畜許六反貫古亂反朝直遙反玄端音冕疏曰此
已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
馬所建旌旗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物之屬龍與玉
言倉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青者欲見人功
所爲故以近色言之注正義曰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
氣也云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者北偏近北也然則
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

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云鸞路有虞氏之車者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今既云鸞路故知是有虞氏之車也用有虞氏則知非周也云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者因其有鸞故不言青而云鸞也云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者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也云馬八尺以上爲龍者出庖人職云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即冕之旒及笄也衡璜即是所佩玉之名也佩玉之制案韓詩外傳云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牙纁珠以納其間則古之佩玉上以蔥爲衡橫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璜懸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後觸璜以爲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纁珠故云纁珠以納其間謂納於衡璜之間也云麥實有孚甲屬木者鄭云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

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云羊火畜也者案尚
書五行傳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
屬貌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
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聽之不聰
則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思之不睿則
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屬思皇之不極
則有馬禍注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屬皇極是雞爲木
畜羊爲火畜牛爲土畜犬爲金畜豕爲水畜但陰陽取
象多滲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云時尚寒食之
以安性也者羊是火畜而春時食之明其有意食以安
性也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
尤熱水能尅火木必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
減其熱氣亦以安性秋食麻與犬者秋氣既涼又將嚮
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食黍與彘者冬氣
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云器
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貴土而出也者刻鏤爲文使文理

麋疏直而通達也云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者以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時木路此乘鸞路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謂變殷而乘虞路也云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者案周禮朝則皮弁服祀則六冕服戎則韋弁服田獵冠弁服又周禮朝乘象路祀乘玉路戎乘革路獵乘木路是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也又引玉藻天子龍衮以祭者證四時皆龍衮玄衣纁裳不隨時而別又引玉藻玄端而朝日者證此朝日不玄端而著青衣又引皮弁以日視朝者皮弁白布衣四時皆然不隨時而變是與此皆殊明月令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非周法也

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注大史禮官之屬掌

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音義

先悉薦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卷內放此

立春

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

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注迎春祭倉帝靈威仰於東

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

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

外音義

還音旋後放此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各依文解之是月也以

立春者十二月節氣有早晚若節氣晚則月之節氣在當月之內若節氣早月之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爲正月之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但至立春之時雖在十二月即行立春之事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

日也凡四立之月天子車服之下皆云是月以其爲下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事重故云是月其非四立之月仲
夏即云養壯佼季夏云命漁師十一月云飭死事十二
月云命有司大難皆不云是月者或是事爲細小或是
事通他月故不云是月季冬難事雖大惟此月爲之亦
不云是月者以年事既終惟難而已故不須云是月或
作記之人辭有詳畧不爲義例也凡言是月者是月之
後若是事相連接辭有首尾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是月
之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也他皆倣此此云是月
下至以初爲常是皆立春之時告命之事故不更云是
月次云祈穀於上帝至命曰勞酒論祈穀耕藉反迴勞
飲是其一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
習舞至埋鬻論習舞修祭毋用牝牲是含養之事故毋
覆巢及掩骼埋鬻中間小異事亦相連故不別云是月
次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與上事別又論天地人之大
道故別云是月舉此爲例其餘月或云是月或不云是

月就文可知先立春三日者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爲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立春之日者此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云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侯文不備當亦有諸侯故立夏下云乃封諸侯於夏既然明冬諸侯亦然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注正義曰案周禮大史屬春官春官主禮故云大史禮官之

屬云掌正歲年以序事者大史職文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案釋言云告謁請也同訓爲請是謁爲告也迎春者案賈馬蔡邕皆爲迎春祭大皞及句芒以上云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故也今鄭獨以爲蒼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耀鉤云蒼帝靈威仰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若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爲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爲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者盛德則靈威仰之靈德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之篇名引之者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故云蓋殷禮也云周近郊五十里者鄭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

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

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音義相息亮反

注同下善相并注放此施如字又始豉反休許收許蚪二反美也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注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音義音母

無本亦作無下疏正義曰此一經因上天子迎春反國同當丁浪反命三公布教施惠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
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
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
也云天子曰兆民者左傳閔元年晉卜偃之辭也遂是
申遂故尚書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爲達
言慶賜之事通達施行使之周徧云使當得者皆得無
非其人也者謂當慶賜之人皆是有功可慶賜無此不
合得慶之人非人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
謂無功無德之徒

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注典六典法八法
也離讀如儼偶之儼宿儼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
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

退度數音義

宿息六反徐音秀離依注音儼呂計反偶也貸吐得反徐音二馮音憑相息亮反又

如字伺音司

疏

正義曰迎春既還行賞以畢乃命大史之官令守其六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

又息嗣反

疏

正義曰迎春既還行賞以畢乃命大史之官令守其六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

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行天左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令其屬官在其候處止宿配偶相與審候不得貸變過差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則是候過差無失經紀者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校使得其中應進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算厯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以初爲常者初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注正義曰六典者則大宰云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八法者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云

離讀爲儼偶之儼者案成十一年左傳云鳥獸猶不失儼禮有儼皮儼是配偶故云讀如儼偶之儼云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馮相保章皆中士二人馮相者鄭注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保章者鄭注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厯主其筭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恒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此其所掌別也云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者言大史之官使其僚屬馮相保章恒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太微之

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
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
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
猶衣也介甲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音義
耒力對反字林云耕曲木垂所作力佳反又力水反耜
音似措七故反置也介音界注同籍在亦反說文作耜
云帝耜千畝推出崔反又吐回反下同推謂伐也反執
耒繩證反爲于僞反下爲仲春爲傷爲死氣皆同

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注既耕

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音義

勞力報疏反注同

正義曰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
勞之事各依文解之乃擇元辰者甲乙丙丁等謂之日
郊之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等謂之爲辰耕用亥
日故云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者謂天子所乘車上親載
耕田之耒耜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者措置也保介車
右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王參乘於時天
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耜於參乘保介
及御者之間然後帥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躬耕藉田也
注正義曰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注凡爲人君當齋
戒自新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鄭注引易說云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而日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郊
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爲二祭

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既以二祭爲一恐人爲疑故引春秋傳以明之案襄七年左傳云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彼祈農事者則此祈穀也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籍是祈穀與郊一也云上帝大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爲大帝大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是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故前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特指一帝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者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籍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未知然否

云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王
既親載耒器置耒應須近王今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
間不近王者明王之已身但是勸農故載耒耜非實農
人故不近耒器也所以車右衣甲者以人君尊重故使
勇士衣甲居右備非常也云保猶衣者保即襁保保謂
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故云保猶衣也云帝籍爲天神借
民力所治之田者耕籍所以爲帝籍者舉尊言之故祭
義云天子爲籍千畝以共齊盛又國語云宣王即位不
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祿盛於
是乎出是籍田共上帝故云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
也案此立春後始郊郊之後始耕案國語先時九日大
史告以耕事注先先立春日也謂先立春之前以耕與
此不同者國語告耕在立春之前其實耕時在立春之
後故國語下云先時五日王即齋宮注先耕時也是耕
前五日王即齋宮而齋是知親耕在立春之後也此言
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案國語王耕一發班三

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
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此是貴賤耕墾相三之數也不云士者
士賤不與耕也故國語云庶人終於千畝又周禮甸師
是下士云帥其屬而耕耨王籍鄭注云庶人謂徒三百
人既耕而宴飲者案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
畝大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饗禮在廟
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
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勞羣臣案上迎春而反賞公
卿大夫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籍而反勞羣臣在於路
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是月也天氣下降
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

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注此陽氣蒸達可耕之

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音義

上時掌反

注土上同萌莫耕反蒸音證又之
蒸反冒莫報反覆也概求月反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

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注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

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

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

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音義

疆居良反注皆同徑古定反注同術依注音遂

畯音俊分扶
問反嵎音愚

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

以教道民必躬親之注相視之音義

阪險上音反又蒲版反下許檢反道

導音
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注說所以命田舍東

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音

義

飭音勅率所類反謂田正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

之天氣下降者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陽氣漸升陰氣漸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五月一陰初升陰氣漸升陽氣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月之時爲陰從下起上嚮排陽氣第六陽氣上極反退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陽尚微未能生物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爲坤坤體在上乾爲天坤爲地今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在上故云地氣上騰是陽

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爲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
初生而上排陰陰之上六漸退反歸於下至四月陰爻
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陰氣尚微成
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爲乾而
體在上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泰通也
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否塞也言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
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之時純陰用事地體凝
凍寒氣逼物地以下故云地氣下降於時六陽從上
退盡無復用事天體在上不近於物似若陽歸於天故
云天氣上騰其實十月天氣反歸地下若審察於此不
足可疑而劉洽汜閣皇侃之徒既不審知其理又不能
定其旨趣誼誼撓撓亦無取焉王命布農事者於是春
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之事命遣田畯官舍於
郊之上令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
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田事既飭者作記之人解說天
子所以命田畯舍於東郊者欲明其政理田事若田事

既能正又先定此封疆徑遂以勸農夫農夫知田事先
後審疆界畔域乃不有疑惑注正義曰經云天氣下降
注陽氣蒸達又似陽氣上升者以陽之氣從五月下降
至十一月從下初升至正月始成乾體而在三陰之下
故云天氣下降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引農書曰以
下者案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百一十四篇神農二
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尹都尉十
四趙氏五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鄭所
引農書先師以爲汜勝之書也漢書注汜音汎成帝時
爲侍郎使教田三輔也土長冒櫛者謂置櫛以候土土
長冒櫛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
知田謂田畯者以經云命田田是受之人詩云田畯至
喜故知田謂田畯云舍東郊順時氣而居者以其耕作
歲時之氣起於東方爲始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
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邑之東郊也云封疆田
首之分職者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有封境界

域部分職掌也云術周禮作遂以田農之事無稱術者
術遂聲相近故疑術爲遂學記云術有序義同於此云
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者遂人職文案匠人云廣二尺深
二尺遂小溝也步道曰徑遂人職云徑容牛馬云今尚
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者證命田畷舍東郊之事云今
尚書者尚書有古有今壁裏所得膠東庸生所傳者謂
之古文尚書鼂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
者謂之今文尚書鄭據而引之故云今尚書準直者準
謂輕重平均直謂繩墨得中也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
狹皆先平均正直之故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云夏小正
曰農率均田者夏小正是大戴禮篇也
農率則田畷也均田則審端徑遂也

是月也命樂正

入學習舞注爲仲春將釋菜乃修祭典注重祭禮歲始
省錄命祀山林川澤犧牷毋用牝注爲傷牷生之類音

義

北頻忍反妊而林而鳩二反

禁止伐木注盛德所在母覆巢母殺

孩蟲胎天飛鳥母麋母卵注爲傷萌幼之類音義

覆芳服反

孩戶哀反胎吐來反天鳥老反麋音迷卵力管反

母聚大衆母置城郭注爲妨

農之始掩骼埋胔注謂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

胔音義

骼江百反胔才賜反蔡云露骨曰骼有肉曰胔胔亦作骺腐扶矩反

是月也不可

以稱兵稱兵必天殃注逆生氣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注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母變天之道注以陰政犯陽母

絕地之理注易剛柔之宜母亂人之紀注仁之時而舉

義事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此春爲四時之首當修祀典及祭山川之事各依文解之犧牲毋用牝者以

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之時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故注爲傷妊生之類者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止至之紀者此一節論時氣之事各依文解之禁止伐木者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至正月之時禁令止息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詩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是也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爲材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是也其非是所禁之處春秋亦得取之故周禮云春秋之新木不入禁鄭注斬四野之木可若於正月皆禁之母覆至母卵者此一節論禮法餘月皆無覆巢因初春施生之時故設戒也巢若其天鳥之巢則覆之故誓族氏云掌覆天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天爲

生而已死者故魯語云獸長麋天此飛鳥謂初飛之鳥
故注云爲傷萌幼之類麋卯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
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韭以卯庖人秋行犢麋
是也掩骼埋胔者蜡氏云掌除骹司農云胔骨之尚有
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康成不注從司農義也骼言
掩皆言埋互言耳毋變至之紀者天有陰陽之道恐人
改變故云無變天之道地有剛柔之理恐人斷絕故云
毋絕地之理人有禮義剛紀恐其迷亂故云毋亂人之
紀案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鄭此注以陰政
犯陽說卦云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注地理云易剛柔
之宜說卦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爲仁故注仁之時
而舉義事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注正義曰起
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此經云兵戎不
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
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故云主
孟春行夏令則雨
人則可客既先興兵故云爲客不利

水不時注己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草木蚤落

注生日促音義

蚤音早

國時有恐注以火訛相驚音義

恐丘

勇反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注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音

義

疫音役

姦風暴雨總至注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

逆也回風爲姦音義

姦必遙反徐芳遙反本又作飄宿音秀好呼報反

藜藿蓬

蒿並興注生氣亂惡物茂音義

藜力兮反莠音酉

行冬令則水

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注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

種謂稷音義

潦音老摯音至蔡云傷折種章勇反蔡云宿麥

疏

正義曰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

之事若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若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而下論政失致災之事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今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應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天也草木早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節內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論天地及人亦先後不逮或先言天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是也或先言民者則孟春行秋令其民大疫是也或先言地者則孟春行冬令水潦爲敗是也所以然者爲害重者則在先言之爲害輕者後言之大畧於文可以意得次第其輕重無義例也皇氏曲爲別說非經之旨施令失所亦惟有二才應者故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大旱煖氣並爲天災如是之類是也以施令失所惟二才應就二才之中或有天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書不爲義例也行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後至如春夏及秋施

令有失氣來爲應惟在當年則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草木早落之類是也若其冬時失令則氣應在於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行春令蝗蟲爲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時又非蝗蟲爲敗之日是據來年又錄記之人序行令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孟春舉夏爲始仲春舉秋爲始季春舉冬爲始至於夏時之下則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仲夏舉冬爲始季夏舉春爲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能備說也注正義曰此雨水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云四月於消息爲乾者陽生爲息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爲息言萬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

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鄭之所注例亦不同或一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即此雨水不時一句之下云已之氣乘之或兩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故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注酉之氣乘之以二句俱當酉氣故也或有三句之下始云某之氣乘之者故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注云亥之氣乘之以三句共當亥氣也氣當則言無義例也凡一句爲一事亦有兩句共爲一事者則孟夏行冬令云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是也火訛相驚者以己來乘寅己爲火故火來也寅爲天漢之津火雖欲來而畏水終竟不來但訛言道火相恐動也七月始殺者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乘寅故人多大疫正月宿直尾箕者案鄭注洪範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尅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今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爲風風之被

逆故爲姦風寅往破申申爲雨雨之被逆故爲暴雨也
案爾雅扶搖謂之姦謂風之迴轉也故云迴風爲姦生
氣亂惡物茂者惡物所以害生氣今生氣既亂惡物乘
之故惡物茂首種謂稷者案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
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
種首即先也種在百穀之先也

禮記注疏卷十四

禮記注疏卷十四考證

月令昏參中旦尾中疏皆大畧而言不與厯正同○大
衍厯議曰秦厯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
六度少也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

臣召南

按孔疏引三統元嘉二厯以證昏旦中星不同是也
但云不與厯正同其說未暢夫月令之中星不同堯
典猶之三統元嘉不同月令此則歲差使然唐宋以
來又去元嘉遠矣

律中大簇疏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禮注作二十七分

祭先脾注疏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臣召南按春祭脾夏祭肺秋祭肝皆

祭其所尅季夏祭心則祭其所生冬祭腎則祭其所旺許慎據此篇四時所祭即配五行所屬康成駁之是也

蟄蟲始振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前漢之末劉

欽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

臣召南

按前志猶

云驚蟄正月中雨水二月節至續志始移雨水於前
則劉歆之後始改易也春秋疏乃云太初以後更改
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不幾於兩疏
自相矛盾乎

天子居青陽左个注大寢東堂北偏○

臣召南

按注是

說明堂四面各三室其中爲堂其左右爲个共十二
室也朱子則謂十二室實是九室制如井田青陽之

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但隨時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說異於鄭又按明堂制度歷代諸儒紛紜不一實以周頌孝經左傳考工記孟子荀子家語明堂位之文不得而強合大戴賈逵蔡邕服虔之說亦不得而強同也唐書禮志顏師古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爲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大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韣禮

高禘九門磔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此說近之

注疏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

○禮記補正曰此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也

臣召南

按疏五角當作四角

食麥與羊注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陳澧曰麥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兌爲羊當屬金而鄭云火畜皆不可曉

臣召南

按麥屬木不

知所出若羊屬火則五行傳已列之非臆說也孔疏
自明

以迎春於東郊注祭倉帝靈威仰疏賈馬蔡邕皆爲迎
春祭太皞及勾芒○臣召南按此可融爲一說祭蒼

帝以太皞及勾芒配之鄭之失在名目必據緯書耳
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儼偶之儼云云○臣召南按注誤

宿離即承上句而言日月星辰所止曰宿所行曰離
不貸言占驗不可差忒也注以馮相保章相與宿偶

解宿離二字則鑿矣

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注農書云云疏先師以爲汜勝之書也○臣召南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注云若汜勝之術也賈疏云漢時農書有數家汜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汜勝

禮記注疏卷十四考證